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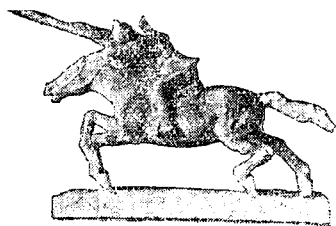
海邊上的螢光

楊均怡等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海 邊 上 的 螢 光

楊 均 怡 等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部肅反短篇小說集。包括六個短篇。

“海邊上的螢光”、“海灘上的腳印”、“審訊”等三篇都是寫邊防戰士勇敢而機智地消滅暗藏的敵人，保衛祖國建設的故事。其餘三篇，“蛛絲馬迹”、“呂主任的親屬”、“連長的‘未婚妻’”是寫敵人如何利用一切機會，企圖鑽進部隊內部竊取情報，破壞軍需生產，而最後被破獲的故事。

這些短篇小說，描寫了邊防軍戰士的英勇機智，和人民群众的警惕，同時也揭露了敵人的陰謀詭計和丑惡面目。

海 邊 上 的 螢 光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楊 均 怡 等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144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7/8 字數 78,000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 定價 (6) 0.32 元

目 次

蛛絲馬迹	陸長源(1)
海邊上的螢光	楊均怡(28)
呂主任的親屬	从 云(57)
連長的“未婚妻”	陸揚烈(68)
海灘上的腳印	李艇瑞(93)
審訊	冬 旭(110)

蛛絲馬迹

陸長源

車腳板底下的炸藥

事情是發生在上海，一個暴風雨的夜晚。那夜晚，台風刮到了九級，黃浦江水也從地下水道里倒灌到街道上。街燈在馬路中央搖蕩不停，電線杆上、建築物旁都挂起了“危險”的警告牌，有的門口還壘起了防水的沙袋。

已經是深夜了，橡膠廠的鐵門緊閉着。厂房和辦公樓里都是黑洞洞的，只有警衛室里還亮着燈。披着黑色雨衣的經濟警察不時從這裡出出進進。

國營宏大橡膠廠最近接受了一批國防訂貨，趕制解放軍解放沿海島嶼需用的大批救生衣。一接到這個任務，全廠緊急動員，工人們展開了支援前線的生產競賽；全體人員中還進行了保守國防機密的學習；廠里的人事制度也相應地嚴格起來，多日來沒有招一個臨時工；職工出入廠門不得攜帶任何物品，而且必須交驗證件；圍牆上雖然沒有裝設電網，但是經濟警察一到夜間就加班巡邏。偏偏這時候又來了暴風雨，保衛科長黃一尚同志就干脆把鋪蓋搬到了警衛室，親自領導夜間的警衛工作。

夜十一時五十分，擔任第二班巡邏的兩個經濟警察聽到

工厂圍牆外有一声汽車急煞車的声音，接着他們就到警衛室去交班，同时彙報了这个情况。接第三班的是經濟警察陈燕和李荣庚，他們担任十二点到下兩点的巡邏。一走出警衛室，組長陈燕就听到工厂牆外有一种汽車發动的声音，但是这时風是这样大，就象要把上海这几千几万个高烟囱一齐扫倒似的，工厂上空的电綫电纜也在風中狂嘯，在这样的狂風暴雨里，不管听什么声音，总是听不真切，陈燕說是汽車的声音，李荣庚却說象是电綫的嘯声，这样，他們也就沒有繼續追究这件事。

高統膠靴潑嗤潑嗤地响着，电筒光一会在圍牆根閃亮，一会又在各車間門口閃亮，兩個經濟警察小心地巡邏着……

陈燕走進了第一車間，一会儿，电筒光向外閃了三下，李荣庚立刻赶了过去：

“發現什么啦？”

“看！”陈燕的电筒指着地下——地下一道水迹一直向第二車間延伸过去。

是前一班巡邏留下的痕迹嗎？然而水迹中却沒有一个脚印。陈燕和李荣庚对視了一下，跟踪着水迹，通过一段室內走廊，走到第二車間，車間里一片漆黑，李荣庚摸到牆边，扭开了电灯。

車間里明堂堂地没有什么异样，窗戶关得很嚴实，車間有兩個門，那通卸車場的一个門已經鎖閉，只有通第一車間的那道門是敞着的，水迹就是从这里伸過來，一直延續到車間中央那台“軋橡車”旁边。

軋橡車是厂里最重要的一台机器，机器上插着一面三角紅旗，旗上綉着几个字：“先進生產小組”。

巨大的机器还是安安稳稳地蹲着，每一个零件都是亮光的。陈燕和李荣庚动手將机器近旁的軟橡一塊塊搬开，上下左右，仔細地檢查了一遍，沒有發現什么可疑的东西。水迹究竟是为了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的呢？是什么狗或猫到車間里閑逛來了嗎？但是厂里既沒有狗也沒有猫。陈燕又一次用电筒照亮了机器的下層，忽然有根什么銀亮的东西一閃，仔細一看却是一根細麻綫，从車脚板底下伸出來，在上面軋橡滾筒的軸心上挂着，就象是白天工作中無意滾上去似的。陈燕的心劇烈地跳起來了，他輕輕地扳開車脚板一照！終於看到了一扎炸藥，那条麻綫正扣住了炸藥上的信管，啊！只要明天早晨一試車，軋橡滾筒一轉，一場巨大的爆炸就会發生在这里！

陈燕守着机器，李荣庚立刻到警衛室去报告，保衛科長來了；十分鐘以后，公安局的警备車也开到了。

这时候，李荣庚想到了二十分鐘以前陈燕听到过的那一声汽車發动的声音，他赶到厂外的圍牆边去看了一下，但是街上的積水差不多已有一尺深，暴雨仍在嘩嘩地下着，这时候即使有一隊坦克开过，怕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！

僅有的一個腳印

仔細地檢查了現場以后，陈燕和李荣庚繼續巡邏，黃一尚科長和公安局的江青同志一起回到警衛室來。

在檢查現場中並沒有發現什么非常有价值的綫索，特务選擇在这样一个暴風雨的夜晚來進行破坏是有充分的理由的：大雨一冲，踪迹不留。在進入室內之前，特务顯然把鞋脫

了，因此在室內也只留下了从衣服上滴下來的零星水点，而沒有留下脚印。但是，不管計劃多周密，也难免要露出一點破綻，就在東邊圍牆根的一個垃圾箱里，特務還是留下了一個脚印。垃圾箱的蓋本來是開着的，大概特務在越過圍牆跳到垃圾箱上時，一不小心踩進了垃圾堆，于是在果皮紙屑和煤灰合成的垃圾堆上，終於留下了一個凹坑——一個犯罪的脚印。

黃一尚非常不滿自己的工作，他一面請江青坐下，一面連聲痛責自己的疏忽，既然特務能够爬牆進來放炸藥，那就說明自己沒有把警衛工作組織好。看！特務就鑽了我們這個空子進來了。

江青比黃一尚這個剛从軍隊轉業出來的干部是年輕些，但是做保衛工作的時間却長些，因而也顯得沉着些。他倒覺得橡膠廠的警衛工作還算是做得不坏的，要不，還不知會發生怎樣嚴重的事故呢。不过他現在想的是另外的問題，他向黃一尚說：

“我覺得，那個垃圾堆上的脚印，到底也給我們說明了一些問題。”

“說明特務是从廠外越牆進來的嗎？這，就是沒有這個脚印也可以說明了。”

“不，正相反，脚印說明了這個特務虽然是从廠外來的，却還是個廠里的人！”

江青的這句話把黃一尚引向了思索，便有条有理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：

“第一，脚印落在垃圾箱上，垃圾箱离卸車場最近，可是他从不从卸車場那個門進車間，却繞了大半圈从第一車間的小門

進來，他这样做，顯然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了通卸車場的那个門晚上是關閉的，……第二，他先進了第一車間，第一車間也有很多机器，可是他不破坏那些，因为他知道破坏那些机器對我們目前的救生衣生產并不是最致命的，而真正對我們最重要的是‘軋橡車’，……”

“說得对。”黃一尚贊佩地看着江青，然后順着江青的这条思路，把話接了下去：

“第三，你看那炸藥放得多險！露在外面的只有一条細麻綫，而真正的炸藥却埋在机器底下！不懂这个机器的人是想不出这样的办法來的！还有，第四，……”說到这里，黃一尚因为一种譴責自己的心情而頓了一頓，然而他还是說了出來：“第四，他知道十二点鐘是我們經濟警察交接班的时间，而这种交接班又是在警衛室進行的，他正好看准了这个空隙！”

談到这里，黃一尚就要从鉄箱里取出人事档案來研究，江青劝他慢一慢，說：“我們先研究一下对策吧。依我看來，我們先別声張，就当沒事似的，这样也許更便于我們進一步偵察。”

黃一尚在鉄箱前站定了，臉色變得更加嚴肅起來，他思考着，然后堅定地說：

“不，为什么要帮敌人把它的罪行隱蔽起來！敌人已經向我們挑了战，我們就應該讓大家都知道这件事！要讓全体工人同志都看到敌人的陰謀，更高地鼓起大家支援前綫、消滅敌人的勁頭來！”

黃一尚的眼睛里閃着炯炯的光，江青熱情地望着他。他在想：多么簡單的道理，可是又多么正确，堅定！

江青立刻表示了同意。接着他們分了工，江青負責偵察

十一点五十分在厂外急煞車、又在十二点零五分开走的那輛汽車的下落，黃一尚負責厂里的工作。

當他們握手告別的時候，時間還不到三點，外面依旧是狂風暴雨。

出租汽車的遭遇

江青的偵察可以說是非常順利，當他在天亮時回到局里，向處長彙報完了以後，處長說：“關於那輛汽車的下落，看來已經可以不必偵察了。”

處長帶江青走到另一個房間。這裡，沙發上坐着一個衣衫不整、神情疲憊的人。處長對江青說：“這位同志是泰山出租汽車公司的司機，關於你要找的那輛汽車的下落，也許他可以告訴你。”

寫字台上放着兩只手套、一根麻繩和一塊布，司機走過去拿起那根麻繩，激動地敘述起來：

“昨天晚上十點三十六分，站務員拿了一張出差証交給
我，叫我駕駛汽車到和平路八十八號去。我馬上把車子開出公
司，大雨落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，幾乎什麼也看不清，車子不
能不開得很慢，我心里很急，就怕誤了人家的事。可是當我把
車子開到和平路，找到八十八號的時候，我一看，這哪里是什
么人家！這是一條很長的弄堂，而且弄堂口也沒有一個人，我
只有拚命擡喇叭，大概等了有三五分鐘，才從弄堂里走出兩個
人來，一個坐在我旁邊，一個坐在後面，一到車上，坐在我旁邊
的人就對我說：‘到江海路！’”

江青說：“這兩個人的模樣你能說一說嗎？”

司機搖搖頭：“這兩人都戴着大口罩，一個穿長雨衣，一個穿短雨衣，穿長雨衣的那個還戴一副黑邊眼鏡。他們的面貌怎樣，我實在沒有看清。那時我還當他們是晚上看急診回來的醫生呢！對了，有一個還拎着一個皮包，就象醫生用的那種方皮包……”

江青點點頭，請他繼續說下去。

“那時我報了時間：十一點零五分。那坐在前面的人叫開車。江海路是在東邊，大風大雨正好迎面來，車子愈向東，地方也愈偏僻了，開到丰台路的時候，前面的那個人突然叫停車，我剛煞停車子，後面一支手槍已經抵住了我的頭，我的脖子也被兩只手扼住了，我要喊喊不出。接着一團東西塞進了我的嘴里，一塊布蒙住了我的眼睛，一條麻繩捆住了我的手脚，他們把我從駕駛座摔到了後座的踏腳處。後來我只聽到汽車的馬達聲又響了，車子開動了。車子開了大概半個鐘頭，突然後面的人叫：‘停！停！’接着又是一個急煞車。車子一停，只聽得後座的人對前面的人說：‘還早一些呢，等幾分鐘再說！’這時候我聽到後座的人在開皮包，幾分鐘以後，車門輕輕一响，有人下車了。一會兒，又聽到車頂上有人落腳的聲音，象是有人爬到了車頂上，可是聲音馬上又不聽見了。這時候，後面只有我一個人，我想動彈一下，可是剛剛轉過半個身來，就被前面那人一把按住了，這時我才知道前面那個人仍舊在車里。”

“是戴眼鏡的那個人嗎？”

“是。車子在那里沒有停多久，我只聽見大雨劈劈拍拍地落在車頂上，別的什麼也沒聽見。在一二十分鐘以後，那另一

个人回来了，大概短雨衣上都是水，水点落在我的头上。车子又开动了，这次开得比来时快，听机器的声音，大概是以一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行驶着。开了约莫三四十分钟的时间，车子停了，两个家伙都下了车。有一个用枪口撞撞我的头说：“报告去吧，当心你自己的脑袋！”直到一个钟头以前我被群众解救出来，我才知道车子已经开到了西郊！”

江青听完了司机的叙述。不错，这就是特务用来到橡胶厂放炸药的那辆汽车。但是，那两个“乘客”究竟是誰呢？在上海这人的海里，怎样去寻觅这两个人呢？

江青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问道：“他们初上车时，你注意了他们的雨衣吗？是湿淋淋的呢，还是比较干？”

司机说：“我没有很注意这点。不过这雨衣一定不是很湿，要是雨衣上都是水的话，我为了不让坐垫沾湿，一定会劝他们脱掉雨衣的。”

江青又仔细地检查了那块布、那条麻绳和那双手套，布是一块普通布，麻绳也是一条普通麻绳，手套就是特务塞在司机嘴里的那“一团东西”，江青翻来复去地检视着这双手套，这也不过是一双破旧的白纱手套，但是这手套特别大，而且在右手指尖上有一个洞，江青把手套放到鼻子跟前一闻，这里似乎有一种熟悉的气味……

三个工人的报告

第二天，橡胶厂里的职工都知道了特务放炸药这件事。轧橡车上的先进生产小组尤其气愤，他们提出要“以行动来回答

敌人的破坏”。許多工人要求工会組織保衛生產的“糾察隊”，領導上還沒有表示同意，報名參加這個“糾察隊”的就已有了一百二十人。許多工人都緊鎖雙眉，不作一聲，但是工作却加緊了，今天上半日的勞動效率突破了以往任何時期的紀錄。先進生產小組因此又向全廠各生產單位提出了“提前給解放軍交貨”的挑戰。

這一天，保衛科的工作同志展開了緊張的工作，工人們也主動地到保衛科來提供“線索”。一個上午便有三個工人來找保衛科長。

第一個來的是工人許光華，他建議廠的領導上了解一下昨晚有哪些人不在家住宿，因為據他看來放炸藥的這個特務，一定暗藏在本廠職工當中，這樣一查也許就能查出。儘管保衛科事實上已經做了這個工作，但是黃一尚科長還是熱誠地感謝了他的建議。

第二個來的是女工李鳳蘭，她談了她對第一車間工人宋金山的懷疑。宋金山是她的鄰居，年紀不輕了，可是還沒有結婚，一個人過得倒還規矩，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，難得晚上出去看看戲。只有最近這半年來，他晚上出去的次數較多，他自己說是因為常常鬧牙痛，有時痛厲害了，他就去找一個牙醫。奇怪的是昨天晚上，刮那麼大風，下那麼大雨，他却要去看戲。往常他出去看牙醫什麼的都不和人家說，只是嚷一陣痛自己就走了，昨天出去卻還特別關照了鄰居們。宋金山是今天早上七點鐘才回來的，回來時臉色黃得象張表心紙，他說昨天散戲晚了，下那麼大雨，又沒有車，他就住在戲院隔壁的春江旅館了。李鳳蘭和她的丈夫看他氣色不好，勸他告一天假，他說

这样重要的生產任务是耽誤不得的，所以他換換衣服又和李鳳蘭他們一起進廠來了。最后，李鳳蘭向黃科長說：“本來我們也不把这当一回事，可是一進廠就聽說昨天晚上廠里給特務放了炸藥，我才想起了朱金山這件事……”

黃一尚記下了她的話。

李鳳蘭走不多久，又來了包裝工人王阿發，王阿發這人看來總帶幾分“流氣”，他過去常賭錢，現在沒處賭了，可吃喝玩樂還是照舊，唯有勞動却不很好。他的到來，使黃一尚稍微感到意外；但他還是誠懇地說：“王阿發同志，你談吧，你這樣關心工廠是好的。”

王阿發說：“是啊，我這個人一向就是這樣，工廠嘛，就是我們自己的家嘛，哪能不關心！黃科長，你知道張祥謙這個人嗎？你別看他工作挺好，我看就是有點問題。前兩天他還問我：‘阿發，你看軋橡車那先進小組怎樣？’你知道，他那個小組沒評着紅旗，他心里可恨着哩！而且……”說到這里，王阿發壓低了聲音：“他昨天晚上根本沒有回來睡覺！我問他到哪里去了，他支支吾吾說是到工廠來了！你看，這可不是成問題！”

黃一尚愣了一愣，但馬上點點頭，對王阿發說：“好，我們一定調查這件事，非弄個水落石出不行！”

王阿發尷尬地笑了一下，說：“是呀，我也不過是憑良心講話，可不一定對。”說完便匆匆忙忙走出去了。

*

*

*

江青第二次見到黃一尚，正是王阿發剛剛走出去的時候。江青談了那輛汽車的事。黃一尚也談了剛才那三個工人的報告。談完，他召來了經濟警察組長陳燕，要他報告調查結果，陳

燕拿出了一張名單，說：“這些都是兩點鐘以後才回家的人。”

在這張名單上，有宋金山的名字，有張祥謙的名字，然而也有王阿發的名字。

陳燕說：關於這個宋金山，我們已經到春江旅館調查過，據旅館說，昨夜十一點半的確有一個叫宋金山的人到旅館去，說因為雨大回不了家，要租一個房間住一夜，明天一早就走；今天早上六點多鐘，宋金山果然走了。

關於張祥謙，陳燕說：張祥謙原來在夜校里學習文化，每晚都去，昨晚夜校因風雨大停了課，但張祥謙仍舊去了，而且一去就沒有回，直到天快亮了才坐了一輛三輪車回家來，這一晚究竟到哪里去了，現在還沒查明。

關於王阿發，陳燕說：他是早上七點鐘回家的。在這以前，他在他的“老朋友”家里賭“牌九”，一起賭的共四個人，現在其他三個人已經都承認了這件事……。

名單上還有其他人，但是那幾個人昨晚之所以沒有在家住宿，查明都有可靠的理由。

雖然問題的范围是縮小了，但是問題還是問題，而且看來還相當複雜。

江青和黃一尚幾乎在同時想到了那雙手套，也許這雙手套可以給我們一個破案的捷徑吧，從一個小物件上破案，不也是驚險小說上所常見的嗎！黃一尚決定請各車間主任來看看。

先來的是第一車間主任，他一看便一口認定這手套是張祥謙的。他說全車間就只有張祥謙有这么一雙大手，而且，看，右手手套的中指尖上還有一個洞，這就是上個月修機器時給磨刀切掉的，這個人干活就是這樣不顧死活的！

問題似乎一下解决了，手套是張祥謙的。但是，难道劫汽車、放炸藥也是这个張祥謙嗎？一想到这点，保衛科長就感到一种困惑。不錯，張祥謙对軋橡車小組得到紅旗是不服气的，甚至可以說是不滿意的，但是一个在上海解放时为了保护工厂曾經流过血，在以后的生產中又流过那么多汗，有过那么多夜晚为了合理化建議而失眠的老工人，会忍心把一包炸藥放到机器底下去嗎？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黃一尚急促地踱着步，在軍隊里时，他做过連長、营參謀長、营政治教導員，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熟練的保衛工作者，但是多年的軍隊工作使他学会了一样：从斗争中來辨別人，來識出自己人和敌人。关于这一点，他一直还信得过自己，可是，現在，这个手套却突然推翻了他多年積累下來的經驗！他踱着步，踱着踱着……

黃一尚又試着再用自己的經驗來看一看另一个人——王阿發，象王阿發这样的工人，現在在厂里是很少很少的了。在劳动紀律方面他是最差的，他不高兴了就不上工，他說：反正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資，我不白賺國家的就行。他倒也不見得有什么坏心眼，可就是不進步。可是，这次，这样的一个人却突然关心起他过去所不关心的事來了，是他進步了嗎？不，他昨天晚上还在賭錢！这里究竟有什么問題呢？……

黃一尚繼續踱着步，江青也一直陷落在自己的沉思中。

謠言流傳開來了

下午，厂里流傳着一个謠言，說凡是昨晚沒有在家住宿的

人都要被“逮”到公安局去“審查”，一个厂几百人，这一晚住在外面的人数起来也有一二十个，这些人听到这謠言都不安起来了，到处找人証明；“公用電話間”里特別忙，打電話的都是这十來个人。

黃一尙感到自己已經处于被动，反革命分子在放炸藥失敗以后，並沒有停止活动，現在他又企圖在厂里造成一种惶惶不安的空气，來掩蔽他的繼續而來的破坏。黃一尙立刻作了公开解釋。解釋以后，有工人悄悄告訴他：这謠言的來源不在別处，正是王阿發。于是，黃一尙和江青只得再一次把王阿發找來。

看來放出謠言的人倒是先被謠言吓着了，王阿發一走進保衛科看到黃科長旁边还有另一个他所不認識的人，就顯得特別不安，一進門几乎就踢翻了一个痰盂。黃一尙請他坐下，可是他剛坐下，立刻又站了起來，說：

“黃科長，我坦白！昨天晚上我是賭‘牌九’去了！”

黃一尙笑了，鼓勵了他：“对啊！向組織要說真話。說了假話心里就不好受，是不是？”

“可不是！”王阿發吁了一口气：“我以后再不賭了！”

江青这时插進來問：“王阿發同志，你整个夜晚在外面，怎么知道張祥謙晚上沒回家的呢？”

王阿發怔了一怔，說：

“这是听人說的。”

“誰說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，凡是昨晚沒有在家住宿的人都要給送到